

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豆腐渣工程

□本报观察员 赵勇

说到豆腐渣工程，大家脑子里恐怕会马上跳出“楼倒倒”“桥裂裂”之类劲爆的词，如果按照这样的冠名模式，那武汉的长江三桥自然就可以被命名为“桥修修”——新闻报道说，这座大桥建成通车后10年间大修了24次，平均一年不到就要大修两次。

很多人拿这个“桥修修”跟那个建成52年才大修了一次的武汉长江大桥比，在时代变迁的恍惚中惊叹不已——现在的豆腐渣工程怎能如此无孔不入无所不为？9月25日的《京华时报》刊发评论指出：修订制度重于修长江第三桥。作者认为，长江三桥10年间的24次大修，公众很难看到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度。与“资金黑洞”相对应的，是维修决策、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信息被遮蔽，遑论问责。与其说长江三桥屡屡坏在了维修质量上，不如说是一次又一次毁在了瘫痪的制度上。围绕长江三桥的维修和管理，不作系统的制度变革和建构，而允许其以公共工程的名义安全步入“资金黑洞”，那么就很难走出“屡坏屡修、屡修屡坏”的怪圈。所以，比维修长江三桥更重要的是，修筑有力的质量保

证和制度体系。

清华大学工程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邓晓梅也表达了差不多的意见，她认为，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程序，从环节上讲是相当完善的，关键是已有各环节中的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度远远不够。

同一天的《华西都市报》刊发的评论则以戏谑的口吻评说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文章的标题就叫“豆腐渣如何修成一朵花”。作者指出：坏了修、修了坏，这是一个死结。面对这个症结，财政显得异常慷慨，不同青红皂白，默默无闻地在预算与决算之间干着技术活。但问题是，本该为大桥健康保驾护航的设计、施工、监理等市场环节，在拿了薪水之后难道集体销声匿迹？一座大桥摆在那里，一砖一瓦都有来源，为何质量究责机制未能及时而动？在民生投入的时候，财政都会煽情地讲述着自己“不富裕”，以求民众体恤其锱铢必较；但在维修大桥时，税款却显得如此慷慨多金，任凭十年间二十四次无怨无悔地倾情解囊。桥生病，人知否？没有人讲得出一座大桥十年大修不断的真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也许我们都想知道：还要多少税款才能将豆腐渣“修”成一朵花？

空前但未必绝后的“桥修修”，是看得见的豆腐渣工程，即便当地官员能想出诸如“压力差”之类的天才借口来，恐怕也无法将其打扮成一块水豆腐了。但老实说，相比于这些看得见的豆腐渣工程来说，那些制度层面的看不见的豆腐渣工程，其实更恐怖，或者可以这么说，制度层面的豆腐渣工程是因，“桥修修”之类的，只是必然的果而已。

这种制度层面的豆腐渣工程，在“桥修修”身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想象一下，如果与工程质量相关的各个环节责任追究都细致到位的话，哪还会有10年大修24次的“桥修修”呢？正是这些制度层面长期被视而不见的豆腐渣工程，才造就了这个惊世骇俗的“桥修修”，它已经空前，但如果制度豆腐渣仍在，它不会绝后。

本周，还可以称得上制度豆腐渣的，是昆明要求公费出国的公务人员撰写3000字出访报告的通知。任何一个人动动脚趾头都能知道，这些报告会塞满了怎样的溢美之词，大家也都知道，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把戏，只不过是平添一个反腐花招而已。但这个通知还是郑重其事地出炉了，因为出台通知的部门，想要借此表达自己别出心裁的

反腐决心，并早就打算好把这个当做大家往上爬的阶梯。至于这个规定是怎样的豆腐渣，是怎样的一戳就破，那是不管的，因为制度层面的豆腐渣工程，从来都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各地的反腐花招才会层出不穷，制度上的漏洞才会没人当回事。

桥生病，人要知，制度生了病，我们更应该知道得清清楚楚。对于那些貌似正义却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豆腐渣制度，我们必须时刻怀有十二万分的警惕——请不要告诉我它们的动机是多么善良，我只在乎它们是不是官员们盖上红布的踏脚石，我只关心它们是不是酝酿了“桥修修”之类的豆腐渣工程。如果是的话，即便官员们把这样的豆腐渣制度吹得怎样天花乱坠，都必须有人为这种制度上的恶负责。但说实话，我也很担心，对豆腐渣制度的问责规定，会不会弄到后来也成了一个软弱无力一戳就破的豆腐渣制度？比如说，问责条例如果出现“原则上、特殊情况除外”之类暧昧不清的习惯性表述，它的力量感也就接近于无了。但悲哀的是，这个“如果”，又往往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现实——它就像10年大修24次的大桥一样，如此突兀，却又如此真实。

刊界

Magazine

9月14日《人民论坛》



一个伟大时代的兴盛，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这个时代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一个文明大国的雄起，同样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民族振兴为关怀。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战略知识分子。

9月20日《瞭望东方周刊》



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就是事业与产业混淆——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依赖政府。

事业体制下，拥有体制内身份，在体制外赚钱，成为国有院团演员的常态。这种文化生产，注定有缺乏可持续性的先天缺陷。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化产品和人民群众精神需要已严重脱节，院团“长期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依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造成资源建设低水平重复，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与市场经济大相径庭的局面，成为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堡垒”。

»一周贴吧



[标签] 武汉长江三桥10年维修24次，市民质疑屡修屡坏——1958年建的长江大桥50年维修一次，2000年建的长江大桥几个月维修一次。

[跟帖]

ID:wazgfq

还有公路维修，机关办公大楼维修，机关办公设施维护等等。

ID:轩辕剑001

经济社会里大家都在忙着抓经济，外行管内行情况下，只有傻瓜才去抓质量？

ID:还是暮鼓晚阳

前三十年那是个封闭僵化的年代，个个脑袋也僵化了没有现在的人聪明，你把那个大桥修这么结实干啥？又不能多出GDP，又不能多扩大内需。

ID:世外桃源的大公猴

为什么不倒查？

ID:博纵

政绩考核的导向是让官员向上看，只有民众考评才能让官员向下看，这才是百姓所期盼的导向。



[标签] 呼和浩特限拆通知附子弹，拆迁方称为拒迁礼物，警方已介入调查。

[跟帖]

ID:和珅是俺跟班

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严厉惩处开发商！

ID:却是旧时相识

当地政府和房地产商有共同的利益，调查的结果可能是被拆迁户自己干的。

ID:却是旧时相识

调查很容易，用通知的那个印和公司的那印作鉴定便见分晓，不过要异地做鉴定。

ID:顶帖英雄

沉默的子弹，沉默的人……

ID:wsw12345

打110是最好的办法，无人管就说明啦！

快报记者 赵勇 整理



(09.20-09.25) 黄集伟专栏

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

1 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

来自南方都市报本周专题“起底安元鼎”。专题经过调查发现，以护送访民为主要营业项目的安元鼎公司凭借雇主的权力大发其财。曾两次被安元鼎“照顾”的访民张耀春说：“对于生意人安元鼎来说，维稳才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呢，反倒是稳定了，他们的生意也玩完了，政府是雇主，访民却是财神。”

2 微小晚年期

网络新词，仿效时政新词“微小青春期”而来。语出作家宋石男，原文标题为“成龙大哥的悲剧晚年”：“成龙八九十年代的电影也曾给我和朋友带来欢乐，但五十六岁的成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从底层一路打拼而出头的功夫小子，他已跳过中年，直接进入微小晚年期，并且晚节不保……二十一年前，成龙在香港参加为某个特殊群体募捐的演唱会时，年轻而热血四溅，多年以后，当他顶着霸王洗发水，扛着小霸王学习机和爱多VCD，佩戴着城管袖标，穿着菲律宾警察的裤子，站在北

方汽修学校门口忽悠农民工子弟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正从佳能相机镜头中看他的杯具晚年的人们”……前段文字末尾处，宋师用顶着、扛着、佩戴着、穿着等一组动词串联成龙新近一系列媒体形象，不仅从旁验证汉语动词魅力，也顺手将一代偶像微茫晚年无情预展。

3 少年侃

来自作家比目鱼介绍《麦田里的守望者》语言叙事风格的书评文章，语出英国作家戴维·洛奇。本周，作家黄昱宁在谈及小说《红楼梦》时再次提及此词：“贾宝玉这个人物，绝对是少年侃”甚至可能比《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更丰满”……黄师使“少年侃”这个词打飞的来到我们身边，觉着既近且亲。“少年侃”一词源于俄国文学评论界，是指那种试图模仿日常口语风格

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中文译者把这个词翻译成“侃”，倒也挺有意思。简单来说，“少年侃”就是指作者写小说时故意回避使用书面语言，在文字风格方面模仿青少年日常讲话的口气，给读者造成一种面对面听一个年轻人聊天的效果。

4 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

语出评家庄秋水，为庄师电影《山楂树之恋》观后感：“什么是真正的纯洁呢？也许在大部分中国男人的脑子里，就是没上床。或者说上床了然后坐怀不乱……‘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我记得日瓦戈曾经这么说过”……在汉语里，形容词“纯洁”跟名词“道德”有着近似的模糊与难堪。没有信仰标尺，往“纯洁”或“道德”高台上献花或扔臭鸡蛋都无力使纯洁更纯洁道德更道德。

Weekly Language

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

9月19日《环球人物》



近段时间，有两位副市长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位是山西阳泉市副市长王敬瑞。他的新书《芝麻官悟语》道出自己为官30多年的一些感悟和思考。另一位是湖南临湘市的挂职副市长姜宗福。他任职期满后被调到校园里当了一名教师，爆出一些“官场潜规则”和为官感受。王敬瑞说：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姜宗福说：讲真话难，当一个官员讲真话更难。很遗憾，我没能改变临湘；很庆幸，临湘没能够改变我。

这两位副市长，在“感悟”为官之道的同时，也发现了官场的很多秘密。

快报记者 赵勇 整理